



(英) 狄更斯 (DICKENS, C.) 著

远大前程

下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英)狄更斯 (DICKENS, C.) 著

远大前程

下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第三十章

当早晨我正在蓝野猪旅馆梳洗的时候，考虑了一下，打算告诉我的监护人我怀疑奥立克是不是适合在郝维仙小姐家担当重任的人。“唔，皮普，他当然不是合适的人选。”我的监护人预先就想过这个问题，于是就轻松地说道，“因为无论是谁被委以重任，他都是不合适的。”

从他的回答中能够看出，他为奥立克也同样不适合感到很高兴。当我告诉他我对奥立克的了解时，他以很满意的态度听着。“皮普，说得不错，”他评述着我的话，很快就做出了结论，“我现在就去把我们的这个朋友弄走。”我对他的这种立竿见影的行动感到很惊慌，我有点犹豫，而且还提示他说我们的这个朋友应付起来很困难。“噢，不，”我的监护人抚弄着他的手绢的一角，带着十足的信心说道，“我真想看看他是怎样就这个问题跟我争论的。”

我们打算坐中午的那一班马车回伦敦。而且我是在担心彭波契克会出现的情况下吃早餐的，所以我几乎不能拿住我的杯子。这给了我一个好机会，我对他说：既然你很忙，而且我想走一会儿，我会沿着通向伦敦的大路走，要是马车过来了，他一定要让车夫知道，我好上车，这样，我在早饭之后马上就跑出了蓝野猪旅馆，我转了一两英里的圈子来到彭波契克家屋后的空地上，接着，再转到大街上，把那个陷阱给摆脱了，这时我才感到比较安全一些。

我感到再次在这个寂静的古镇上走很有趣，这里没有不愉快的事而且还不时有人认出我，当我过去后还盯着我看。一两个商人从他们的商店里跑出来，在我的前面走上一段距离，然后转过身来，好像他们忘了什么东西，我们就面对面地过去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他们还是我伪装得差一些：他们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而我也装着没看见。我的地位很高贵，因此我

对此没有任何不满。直到命运使我碰见那个无礼的卑鄙的家伙，就是那个作恶的坏男孩。

行进的过程中，我把目光随意投在某一点上，我看到特拉布的那个小男孩走了过来，用一条蓝色的空布袋打着自己。我认为，我以平静的无意识的目光看着他会对我有好处，而且很可能会镇住他的罪恶想法。于是我就以这种表情前进着，心里还庆贺着我的成功。突然，特拉布的小男孩的两只膝盖颤抖着撞到了一块，头发也竖了起来，帽子也掉了下来。他的胳膊和腿剧烈地抖动着，摇摇摆摆地走到路中间，向其他人哭求着：“扶扶我吧！我要被吓死了！”他装成好像被我的高贵打扮惊吓住了似的，而且还后悔不已。当我经过他时，他的牙齿咔嚓咔嚓地响个不停，趴在泥土里，像一个十足的奴才。

这是件十分难受的事，但是这还没有什么。我前进了还没有两百码，我又看到特拉布的那个小男孩走了过来，这时，我感到难以形容的害怕、惊异还有愤慨。他是从一个狭窄的角落里过来的。他的肩膀上搭着那个蓝布袋，在他的眼睛里闪烁着诚实的光芒，从他朝特拉布裁缝铺方向走去的欢快敏捷的步伐中可以看出他很快乐。但一看到我他就变得十分惊奇，接着又像刚才那个样子激烈地发作起来，但是这次他的情感是旋转式的。他的两个膝盖痛苦地摇晃着，围着我转，高举着两手好像在祈求仁慈。他那痛苦的样子使那些路过的观众非常高兴，但是我却感到非常讨厌。

我还没有走到邮局就又看到特拉布的那个小男孩走进了一条小巷。这次，他完全改变了方式，他穿上了蓝色的袋子，就跟我穿大衣一样，迈着四方步沿着石子路从对面的人行道向我走来，而且还有一群兴奋的年轻朋友跟着，他不时挥着手喊着：“我不认识你啊！”

我无法用词语描绘特拉布的小男孩对我恶意发泄和伤害的程度。此时，他与我并肩走着，还竖起了衣领，搓着他的鬓发，一手叉腰，脸上还带着假笑，扭动着胳膊肘及腰身，拉长声音向跟着他的那伙人喊道：“不认识你，不认识你，我真的不认识你。”他不停地跟着我，羞辱我，像个乌鸦似的极度沮丧地叫着，就跟我还是小铁匠时见到的斗败的大公鸡叫的差不多。他跟着我过了桥，达到顶点的羞辱使我不得不离开小镇，可以说他把我赶到了野地之后，他才回去。

在那种情况下，我除非结束特拉布的小男孩的性命，要不我真不知道怎样去忍耐。我要是跟他在大街上打斗的话，顶多也只能教训他一下，根本不能取他的性命，而且那样不但对我不利，还会有失体面。此外他是一个谁也

不能伤到他的家伙，就好像一条到处游荡躲藏的蛇，被捕蛇人赶到了墙角，但它还是从捕蛇者的双腿间逃走了，还自鸣得意地发出轻蔑的叫声。于是，第二天我给特拉布寄了一封信，对他说皮普先生不得不进一步提醒他那已经忘掉的维护社会公益的义务，他竟然雇用一个对体面人士有所损害的讨厌的家伙，而且因为这，我还和他断绝了生意上的来往。

贾格斯先生坐的马车在约定的时间来到了，我把我的箱子放上去，然后平安地到达了伦敦，但是，我心里却一点也不平静，因为我的心已经飞走了。当我到达伦敦的时候，我就后悔没去乔那里，我专门给乔买了些鳕鱼和一桶牡蛎（作为我对此事的补偿）——接着就去了巴纳德旅馆。

我发现赫伯特正在吃冻肉，然后很高兴的欢迎我回来。我吩咐那个复仇者再去咖啡馆里给我买一份当晚饭吃。我感觉今天晚上我必须向我的密友敞开胸怀了。既是心里话，毫无疑问，就不能把复仇者留在厅堂里（我说的厅堂是与我们一墙之隔的地方，在那里，从锁眼里能听到我们的谈话），于是我打发他去看戏。我被奴役的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我这个包工头要经常给他找一些活干。这样我们常常调换身份，我从主人变成奴仆，他却成了主人，有时实在没办法了，我就让他到海德公园去看一看几点了。

吃过晚饭后，我们把脚放在炉栅上坐下来，我对赫伯特说道：“亲爱的赫伯特，我有一些特别的话想告诉你。”

他答道：“亲爱的汉德尔，我很尊重和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赫伯特，是关于我自己的事，”我说道，“还有另外一个人。”

赫伯特交叉着双腿，侧着头看着炉火，徒劳地看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看着我，因为我没有继续说下去。

“赫伯特，”我把我的手放到他的膝盖上说道，“我爱——我爱慕——埃斯苔娜。”

赫伯特不但没有惊呆，反而以一种轻松的语气回答说：“非常正确，怎么了？”

“哎呀，赫伯特。这就是你要说的吗？怎么了？”

“下面是什么？”赫伯特说道，“我当然知道这些。”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道。

“汉德尔，我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忘了，我是从你那里知道的啊。”

“我根本没有给你说过。”

“你跟我说过！就像跟你从来没有给我说你要去剪发，可是我已经提前看出来了一样。而且你一直爱慕她，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了。你把

对她的爱慕和你的皮箱一块带来了。你跟我说过！而且，你每天都在跟我说。当你告诉我你自己的故事时，你就坦率地跟我说过，你第一次见到她时就爱上了她，虽然当时你还很年轻！”

“很好，然后，”他说的很新鲜，很吸引人，我说道，“我从来没有否认我爱慕她，现在她已经从国外回来了，而且越来越漂亮文雅了。我昨天见到她了。如果我以前爱慕她的话，那么我现在双倍地爱慕她。”

“汉德尔，你的运气实在太好了，”赫伯特说道，“被选上安排给她了。如果没有侵犯你的隐私的话，我就大胆地说。而且这些事实在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了。你知不知道埃斯苔娜在爱情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我沮丧地摇了摇头，说：“我们之间相差几千里呢。”

“要有耐性，亲爱的汉德尔，时间足够，时间足够。但是你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说这些我感到很惭愧，”我答道，“但是，说出来比想也坏不了多少。你叫我幸运儿，是的，我是运气好，昨天我还是个小铁匠，但是今天，我说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就叫你好家伙吧，要是你真的想找措词的话！”赫伯特笑着说，在我的背上轻轻地拍了拍，“叫你好家伙，原因是你不但易冲动，而且还犹豫，不但冒失而且还缺乏自信，既是个行动家，又是个空想家，你的身上掺杂着所有奇怪的东西。”

我停下来想了一会儿在我身上是否具有这种奇怪的矛盾组合。然而大体上我不能同意他的分析，但是也不能反驳。

我继续说道：“赫伯特，当我问你今天我该怎样叫我自己，实际上是想说我的看法。你说我运气好，我明白，我没有为我生命中的发达做过什么，仅仅靠运气。那真是运气好。但是当我想起埃斯苔娜——”

“你也明白你不可能不想她！”赫伯特把他的眼神投在火上，把我的话打断了。我觉得他对我说的话是善意的，是在同情我。

“那时，亲爱的赫伯特，我不能说清楚我的感觉是多么的无助和迷茫，错过成千上万个机会。就跟你说的一样，我们避开隐私，我可以说我的美好前途完全依赖着一个人（不知道是谁）。就算从最好的打算来说，这些也是模糊的而又不令人满意的，仅仅知道这些都很模糊！”说完这些话，我放下了思想中的疑虑，尽管以前我或多或少有些疑惑，但是直到昨天我才感到沉重。

“现在，汉德尔，”赫伯特依旧快乐地并充满希望地答道，“我觉得这只是

情场上的暂时失意，我们总是用放大镜尽量挑别人的缺点。而且我也觉得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审视挑剔上，却忽略了一个最好的优点。你以前曾告诉过我，你的保护人贾格斯先生在开始就跟你说过，你不仅能得到遗产，还有其他意料之外的事。如果他现在还没有跟你说过，但是这件事很重要。我承认，你也能够相信在那么多伦敦人中，贾格斯先生要是没有绝对的把握，他会跟你保持目前这样的关系吗？”

我说我承认这是个很充足的理由。但是，我说的时候就像真理和正义来不得半点让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这样做），好像我打算把它否定了似的。

“我也认为这个理由很充足，”赫伯特说道，“而且你不可能想出一个比这更充足的理由。说起其他的问题，你必须忍受直到你的保护人给你说明白，而且他也得忍受直到他的委托人指示他的时候。你快二十一岁了，你会明白的。而且到时你也许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启迪，无论如何，你都会理解的，因为真相最后会出来的。”

“多么乐观的部署！”我说道，十分羡慕他这种爽快乐观的处事方法。

赫伯特说道：“我本来就有，因为我没有其他的东西。我必须承认，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不是我的，而是我父亲的。我只听到关于你的故事的最后一句话：‘这事处理得非常好，否则贾格斯先生决不会参与其中的。’这个时候，且不说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儿子，我也要以信任报答信任，我想让你对我十分厌恶，断然排斥。”

“你不会成功的。”我说道。

“噢，会的，我能办到！”他答道，“一，二，三，我要说了。汉德尔，我的好伙伴，”尽管他以一种十分轻松的语气说着，但是他十分认真，“当我们把脚放在炉栅上开始说话时，我就在想着这个问题。如果你的保护人没有对你提起过埃斯苔娜这件事，那她肯定不是你继承遗产的一个条件。从你刚才告诉我的那些话中可以看出贾格斯先生从来没有跟你提起过她吧？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例如，他从来没有向你暗示过说你的恩主对你的婚姻大事自有看法，是吗？”

“从来没有。”

“现在，汉德尔，我以我的灵魂和名誉发誓，我与那种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人完全不一样。既然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何不早点让自己和她分开呢？我告诉你这些我一定十分令人厌恶。”

我把头转过去，一阵难过的心情涌来，就像大海里潮湿的风扫来。那个

早晨，当薄雾慢慢升起的时候，我离开了铁匠铺，在慢慢消去的雾气中，当我把手放在村庄的指路牌上时，也有一种相同的难以抑制的情感让我伤心欲绝，我们就这样沉默了一段时间。

“是的，但是，我亲爱的汉德尔，”赫伯特继续说道，仿佛没有感到当时的沉默，“在你的心胸中所蕴藏的本性和环境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强烈的浪漫幻想，这就是问题的严重所在。想想她是怎样长大的，再想想郝维仙小姐，想想她现在的情况（我现在非常讨人嫌，你会对我非常憎恨）。我认为你这样下去将是自寻灭亡。”

“赫伯特，我知道，”我的头仍旧扭开着，说道，“但是我什么也不能做。”

“你真的不能和她分开吗？”

“不，不可能的。”

“汉德尔，你不试一下吗？”

“不，不可能。”

“那好！”赫伯特说道，他站了起来，身子还灵活地抖了抖，好像他刚才正在睡觉似的，又弄旺了火，“我该尽量使我自己感到愉快！”

他就围着房间转了一圈，晃了晃窗帘，又把椅子挪到它原来的位置，还把乱七八糟的书整理了一下，朝厅堂里望了望，又看看信箱，最后把门关上，又坐到炉边的椅子上去了，两只手抱着左腿，说道：

“汉德尔，我想对我的父亲和我之间的事说几句。我想儿子评论他父亲的言行举止完全没有必要，但是我父亲在管理家庭方面一点才气都没有。”

“赫伯特，你们已经很充实了。”我说着，想鼓励他。

“哦，是的！我认为，只有清洁工这样说，并且后街开旧船具店的老板也会坚决同意。汉德尔，我们还是严肃地谈一谈吧，因为这个话题太严重了，你知道的和我知道的一样多。我推想我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要是有的话，那早就过去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有机会注意你们乡下的这种家庭，由于父母的婚姻不如意，所以子女们却特别想要早早成亲？”

这是个十分异常的问题，于是我反过来问他：“是这样的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非常想知道，”赫伯特说道，“原因是这和我们的家庭很相似。我那可怜的妹妹夏绿蒂，她不到十四岁就死了，她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小珍妮也一样。她一心想着结婚，却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早早地过完了她短暂的一生。还穿着童装的小阿里克斯，也在伦敦西部的国家植物园里找了个对象。事实上，除了婴儿外，我们所有的人都订了婚。”

“你也订了吗？”我问道。

赫伯特答道：“是的，但是这是个秘密。”

我保证我一定保守秘密。而且我乞求他能让我知道得更详细一点。他在说我的缺点时说得天头是道，这次我倒想了解一下他的实力何在。

“我能问她的名字吗？”我说道。

“是克拉娜。”赫伯特答道。

“她住在伦敦吗？”

“是的。也许我得提醒一句，”当谈到这个十分有趣的话题时，他就显出一种奇怪的垂头丧气驯服的表情，说道，“根据我母亲的那种荒谬的家族观念，她是很卑微的。她的爸爸在一条客轮上处理餐具，我估计，应该是个事务长之类的职务。”

“那他现在呢？”我问道。

“他现在是个病人。”赫伯特答道。

“怎样生活呢——”

“他就在二楼。”赫伯特答道，跟我提的问题完全无关，我问的是他以什么为生，“我没有见过他，原因是从我与克拉娜相识以来，他一直都把自己关在楼上的房子里。但是，我经常听到他的声音。他不断地发出极大的喊叫声，有时还用一些可怕的工具钉地板。”他看着我，接着开心地大笑起来。他又回到了他以前活泼的风格。

“你想见他吗？”我问道。

“噢，是的，我经常想见他。”赫伯特答道，“只要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不禁要想到他就快把天花板踩破掉下来了。不过，我不知道这些横梁还能支撑多久。”

他再次开心地大笑起来，又变得很温顺，还对我说，他一有钱就会和这个年少的女郎结婚，还加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命题，这反而使他又变得情绪低落了，“但是你知道左顾右盼的人是结不成婚的。”

当我们围着火炉沉思的时候，我也在想，要想得到这笔钱是非常困难的。我的手伸进了口袋里，一张折起来的旧报纸吸引了我，我把它打开，发现它是一张戏报，我是从乔那里收到的。上面说的是关于一个著名的业余演员来演出的报道，说这个演员可以跟罗西乌相提并论。我不知不觉地大喊道：“我的天，就在今天晚上！”

这个时候我们改变了话题，急忙想着要去戏院。此时我依然向赫伯特保证，无论是不是可行，我一定在他的婚事方面尽量帮忙。赫伯特也对我说，

他的未婚妻早已听说过我，还说我应该在她家的宴席上出现。我们两个真诚地握着手，接着又把蜡烛吹灭，添了一些燃料，把门锁上，便前去寻求沃甫赛先生并游览丹麦王国去了。

第三十一章

我们一进戏院，就仿佛到了丹麦王国，发现这个国家的君主和皇后都威严地坐在两张扶手椅上，那椅子就在厨桌上放着，正在上朝。丹麦的所有高官都在场，其中还有一个贵族男子穿了一双已褪了色的皮靴，那是他某位巨人般的祖宗传下来的；还有一位老贵族，他的脸非常肮脏，看起来不像是到了暮年才有了这个高位；此外还有一位丹麦骑士，他的头发上插着一把梳子，还穿了一双白色的长筒丝袜，从外表上看简直就像一个妇女。我那天才般的老乡沮丧地站在一旁，两个胳膊交叉着，我真希望他的鬚发和额头能装扮得更像一些。

随着情节的继续进行，有几样奇怪的事发生了。这个国家已故的君主似乎不光在他要死的时候遇到了咳嗽这个麻烦，并且也把它带到了他的坟墓，现在又把它带回来了。这个已故君主的魂魄还拿着一部手稿，卷在权杖上，不时地从那上面获取一些提示，看起来很焦急，并且越是这样越是没法找到获得提示的地方，反而让人看起来他像是还活着。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在最高的楼座上坐着的观众才大声地提议这个鬼魂：“翻着看！”——一个看起来极不好的建议。

这个提议使那个鬼魂生气了。这个庄重的幽灵刚现身时，就显示出了一种气度，吸引了观众的注意，似乎他已经出来了很长时间，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实际上，人们能觉察出他是从相邻的一面墙后走出来的。幽灵表现出的可怕样子得到的却是嘲弄。至于那位丹麦皇后，是一位体态非常丰满的太太，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她佩戴的东西应当是黄铜制的，但是观看的人却觉得她身上有太多的黄铜了——在她下巴上系着的王冠上的宽带是这种金属制的，就像她得了贵人专得的牙痛病；她的腰上也围绕着这种金属的宽带；每一个胳膊上也戴着黄铜环，于是观众公然地称她为一只半球形的铜鼓。

那位穿着祖传的皮靴的年轻人，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并且变得非常快，一会儿成了一位二等兵，一会儿又成了一位四处流浪的演员，一会儿又成了一个挖墓的，一会儿又成了一位牧师，一会儿又成了宫廷剑术比赛中最重要的参赛者，他的那双眼睛看起来非常敏锐，非常好地识别了对方的招式。但是渐渐的，观众忍受不了他了，尤其是他扮演牧师出场的时候，没有为奥菲莉娅举行葬礼仪式，这使得观众们非常的气愤，因而下面的人都疯狂地向他投果壳。

而说到奥菲莉娅，她在这出戏里也成了牺牲者，她发疯的时候，为她伴奏的音乐节奏非常慢，等她把头上那白色细棉头巾摘下来，叠好，并把它埋起来时，早有一个非常郁闷的男看客对这出戏没有了耐心，他本来把鼻子贴在最高层楼座最前排的铁栏杆上，想控制住自己，但最后还是咆哮了出来：“现在，婴儿已经放到床上了，让我们进晚餐吧！”这声咆哮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到了我那位不幸的老乡出场时，一件接一件的洋相已积聚成了哄闹的效果。每当这位犹豫不决、意志不坚的王子提出一个问题或有疑问时，观众就在台下帮他出主意。比如当他演到那段戏中的独白，说到生存或毁灭时，问忍受命运苦难的人和反抗苦难的人哪一种人更高贵时，台下一片咆哮，有的说该忍受，有的说不该，还有的说两者都行，高喊到“投铜钱来决定吧”，于是引发了一场社会性的争辩。当他自问像他这样的人在天地之间有什么用处时，台下又是一阵大叫，“听吧，听吧！”

当他又在台上现身的时候，像是穿的长袜子掉了下来（按照一般的方法，就是把袜子的上部整整齐齐地折起来，用熨斗烫一下，表示袜子的脱落状），最上面的楼座上又开始讨论起来，说他的腿非常苍白，可能他的腿是因为幽灵出现而吓的。当他接过那个八孔长笛——似乎是刚刚交响乐队演奏时使用的那支黑色的小笛子，是从大门口传进来的——下面的观众全体一致大叫着让他吹一首《统治大不列颠》。当他让那些被叫进王宫的演员们不要总挥舞着手臂时，那位表情阴沉的男看客又说道：“你不要再乱叫一气了，你比他演得更坏！”我悲伤地想补充一句，每到这种场合，沃甫赛先生老是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

不过，最大的考验是在墓地的那一出戏中。看起来背景设在一个原始森林，一边是一种教会里设的洗衣间，而另一边是一个有短刺的栅栏大门。沃甫赛先生全身上下裹在一件黑色的大斗篷里。观众发现他来到那扇栅栏门前时，就用一种友好的方式劝告挖墓者说：“请留神！那个承办者出来了，要来

看你们工作的如何！”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在我们这个已有了宪法的国家里，沃甫赛先生在对着头骨进行说教，并把头骨放回到原来的地方后，不可能不从他的怀中掏出一张白餐巾纸擦掉手指上的灰尘。但是尽管这是一个无罪的，也是个必不可少的动作，但是还是被台下的人大加评论了一番，大嚷道：“侍——者！”当遗体被送到这里埋葬时（那个空的黑箱子上的盖子被晃来晃去的弄开了），又成了一阵欢笑的信号，当看客们发现在搬运者里面竟然有那位让人不愉快的年轻贵族时，那笑声更高了。在乐队旁边，与墓地挨得很近的那个地方，沃甫赛先生正演着同雷欧提斯进行决斗的那一幕，差不多所有的动作都激起了看客们的大笑，直到他一剑把国王从大菜桌上刺翻在地，然后他本人也慢慢咽气为止，看客们的嘲笑声从来就没有减弱过。

在这场戏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曾作了一些小小的努力，为沃甫赛先生拍手喝彩，但是，但是他们却是如此的不可救药，没有办法再这样持续下去了。因而我们只能在那儿坐着，对他表示同情，可是实际上，笑是不可避免的，一阵接着一阵。我甚至有时笑得都不像自己了，因为整个表演的确是非常好笑。我有一个潜在的印象，沃甫赛先生有时念台词念得确实非常好——这不是因为我们有老交情，我恐怕，这是因为，他说得相当慢，听起来很深沉，一会儿像是在上山，一会儿又似乎在下山，这是任何人在生死关头想表达任何情感时，都无法做到的。当这场悲剧最后结束的时候，大家大声呼唤他、讥笑他，我对赫伯特说：“我们马上就走，要不然我们有可能会碰到他的。”

我们非常匆忙地向楼下走去，可是，由于人太多我们走不快。在大门那儿站着一位犹太男人，他那两道浓眉像是画上的，很不自然。在我们刚朝这边走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了，当我们走到他身边时，他对我们说：

“你们是皮普先生和他的朋友吗？”

皮普先生和他的朋友一致承认的确是他们。

这个男人说道：“如果二位能赏脸见见沃登加弗尔先生，他会非常高兴的。”

“沃登加弗尔？”我重复道，不知是谁——此时，赫伯特在我耳边小声说道：“可能就是沃甫赛。”

“哦，”我说，“是的，我们跟着你一起去吧。”

“仅仅几步远。”当我们走进一条边角小巷时，他转身对我们说：“你们觉得他的装束怎么样？是我替他打扮的。”

我弄不清楚他的扮相怎样，只是觉得他像是个穿孝服的人；再加上他脖



子上系的那条蓝色的丝带，吊着一个丹麦的国徽，上面有太阳或是星星的图案，看起来就像是在火灾保险公司保过险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赞扬他的形象看起来非常好。

“当他走到坟墓旁的时候，”我们的领路人说，“他把他的斗篷抖得非常漂亮。但是，在我看来，当他在皇后的住处看到幽灵的时候，他应当在他的长筒袜上多花一点工夫的。”

我适当地表示了赞同。我们钻过了一扇很脏的、两边都可以推拉的小门，走进了一个像集装箱一样的屋子，屋里非常闷热。沃甫赛先生正在那儿脱他的丹麦戏服。这个屋子只为我们留下了一点站的空地，屋子只有一扇集装箱似的门，或者说是箱盖打开着，我们的视线越过另一个人的肩膀看到了他。

“先生们，”沃甫赛先生说，“看到你们，真让我感到骄傲。皮普先生，请谅解我这样冒昧地打发人请你来。一方面是因为，我早年就认识你了，另一方面戏剧是被大家承认的，无论贵族之家还是有钱人家，都把它当成了风雅之事。”

与此同时，沃登加弗尔先生正极为卖力地脱着那件王子穿的丧服，弄得全身都是汗。

“沃登加弗尔先生，脱下长筒袜吧，”这件财产的所有人说，“如果你不马上把它们脱下来，就会把它们绷烂的，它们可是值三十五先令。演莎士比亚的演员从来都没有穿过如此好的袜子。你安安静静地在椅子上坐着，让我帮你脱。”

说到这儿，他就蹲了下来，开始为这个受害人脱袜子。当第一只刚脱下的时候，这位受害人没有坐稳，若不是这个屋子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倒下去，他准会结结实实倒下的。

直到此时，我一直都害怕要对这场戏剧发表一两句见解，但是此时，沃登加弗尔却沾沾自喜地抬起头看着我们，说道：

“先生们，你们在前台观看这出戏，觉得如何？”

赫伯特在我后面说（同时戳了我一下）：“当然不错。”

因而我也说：“当然不错。”

“先生们，你们喜欢我表演的那个角色吗？”沃登加弗尔说道，那样子看起来就像是就算不说是完美的，也应当说差不多。

赫伯特从我后面说道（同时又戳了我一下）：“真是又壮观又有形呀。”

因而我也大胆地说，就像是我有独到的见解，非得一吐为快：“真是又壮观又有形呀。”

“先生们，能得到你们的表扬，我真的是非常高兴呀。”沃登加弗夫用很庄重的神情说，虽然此时他的背在墙上靠着，并且还紧抓着那把椅子的底座。

“沃登加弗尔先生，不过，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蹲下去的那个男人说，“你的表演暴露出了不足之处。现在请注意听！我不担心有人会有相反的意见，我还是要这样对你说。当你演哈姆莱特的时候，你的那两条腿放到了侧面。上回的那个哈姆莱特同样是我化的妆，在预演的时候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而我就在他的胫骨上贴了两张红色的大干胶片，在接下来的一次预演中（这是最后一次了），先生，我就从正厅的前排奔到了后排，只要看到他表演时向着侧面，两腿放偏，我就大叫：‘我看到干胶片了！’在那天晚上，他的表演非常不错。”

沃登加弗尔先生对我笑了笑，就像在说“一个忠实的寄生者，我不会把他的傻话放在心上的”。接着，他对我大声说道：“对于这儿的看客而言，我的看法太古典了，考虑的也太多，但是他们一定会有所改进的，他们会改进的。”

赫伯特和我同时说：“哦，毫无疑问，他们会有所改进的。”

沃登加弗尔先生说：“先生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最上层楼座里，有个男人，在表演葬礼仪式那一幕时，我的意思是在表演的时候，他一直在不停地起哄？”

我们就跟着他说，我们觉得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男人。我补充说：“毫无疑问，他喝醉了。”

“哦，先生，他是不会喝酒的，”沃甫赛先生说，“他的老板在那方面很留意，先生。他的老板不可能允许他喝醉的。”

“你认识他的雇主？”我问。

沃甫赛先生把他的两只眼睛闭上了，接着又把它们睁开，他的这两个动作表演得非常慢。“先生们，你们一定注意到了，”他说，“一个无知的、爱吵闹的笨蛋，声音沙哑，表情中透着狠毒。我不愿意说他表演了，而是说他进行完了丹麦君主克劳迪亚斯这个‘角色’（请原谅我用了一个法文词汇）。先生们，那就是他的老板。也做着我们这样的职业！”

我弄不清如果沃甫赛先生现在相当的失望，我会不会对他更加同情，我仅仅意识到，我现在对他非常的同情。在他系裤子的背带时，我们得到了一个机会，挤到了门外——我问赫伯特，他有没有想过，把沃甫赛请到家里去吃晚餐？赫伯特说，他认为应当是友好的。因此我就把沃甫赛请回了家，于是他就同我们一起走了，他用衣服把自己裹得严严的，把眼睛也裹上了。到



家之后，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款待他，他在那儿一直坐到凌晨两点，回顾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并且还谈及了他的发展计划。我忘了他当时说的那些细节，不过，我大体上记得一点，就是当他开始演戏的时候，戏剧开始复兴了，同样戏剧也会因他的离开而宣告结束。只要他死了，完全离开了舞台，戏剧就会丧失所有的机会和希望。

在这之后，我带着悲痛上床睡觉了，带着悲痛怀念埃斯苔娜，带着悲痛，梦到我所有的遗产都被取消了，而我被迫娶了赫伯特的克拉娜，要不然我就得去扮演哈姆莱特，而郝维仙小姐则扮演幽灵，在两万观众面前，竟说不出由二十个字组成的台词。

第三十二章

有一天，我正忙于在鄱凯特先生的指导下学习时，收到了一封邮寄来的短信。我只看了看信封，心里就惴惴不安。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信封上的笔迹，但我已经猜出了这是谁的字迹。信的开头并没有写“亲爱的皮普先生”，或是“亲爱的皮普”，或是“亲爱的先生”，或是用任何有关“亲爱的”这类称呼语，开篇是这样写的：

我后天就会乘坐中午的马车到伦敦来。我觉得你一定会来接我的，对不对？无论如何，郝维仙小姐还有着那样一种印象，因此我就照她的意思写信告诉你。她让我代她问候你。

你的，埃斯苔娜。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可能会去定几套这种场合穿的服装，可是现在却没有时间，我不得不穿我过去的衣服了。因为这件事，我的食欲一下子就消失了，直到她来的那天到来，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安宁，内心也难以平静。而这一天真的到来了，可是我的情形却比过去更坏，马车还没驶出我的老家的蓝野猪饭店，我就到了齐普塞德，在伍德街的马车站旁徘徊。虽然如此，我心中非常的清楚，不过，我仍然觉得一切并不保险，因而隔的时间不会超过五分钟，我就会去驿站看一看。在这种方寸已乱的情形下，我终于度过了半个钟头，可表似乎已经走了四五个时辰似的。此时，只见温米克朝着我走过来。

“啊呀，皮普先生，”他说，“你好吧！我几乎无法想象这个地方也能成为你闲逛的地方。”

我对他解释道，我正在等一个人，她会乘坐马车到这里来。我询问了一